

傳文選

延·续·中·华·文·明·的·千·古·名·篇

历代名人
书札（一）

谭国清 主编



西苑出版社

傳世文選

延·續·中·華·文·明·的·千·古·名·篇

历代名人 书札（一）

谭国清 主编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世文选:历代名人书札/谭国清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80108 - 700 - 3

I. 传… II. 谭… III. 文学—作品综合类—中国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314 号

历代名人书札(一)

编 著 谭国清

出版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 - 88624971 传 真:010 - 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数 1 - 3000 册

字 数 586 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08 - 705 - 8

定 价 71.80 元(全三册)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原版例言

人类日繁，交际往来之事，亦日以众。言事达情，书札为重。数千年来，佳篇林立，散见史传及各大家文集中。今详加采择，勒为是编。

春秋之世，词令极工。《左传》所载，如《子家遗赵宣子书》、《叔向遗子产书》之类，以既列为经，概不入选。

书札之名，不一而足。其施之上者，曰奏记、曰上书、曰启、曰笺，自下以上曰简、曰帖、曰教。其上下通用曰状。其实皆书类也。自来选家，皆各自为体。今一概入选，不复加以区别，惟对扬之体宜归奏议类者，不复阑入。

魏晋以上，骈俪盛行，多词华典丽之作。沿至唐初，此风未改。昌黎倡为古文，而书札之体亦为之一变。合而论之，书以达意为主，自以散体为宜，而施之贺谢之作，则比事属辞，骈俪之文亦不可废。今编中所列，大约散体居十之七八，骈体居十之二三。

近人姚鼐选《古文辞类纂》，列“书说”一门，然说盛行于战国，至秦以后少见。且说乃一时应对之词，而纪事者被以文采，遂以成篇。二者实属不类。今选此编，凡宜入说类者，概不之及。

唐代风气，文人学士多上书贵公之门，以求进用。其中佳者颇能自树风节，然其体固已卑矣。今特取其最佳者，稍存一二。余则文采虽工，悉从割爱。

魏晋以来，士大夫多方外之交，相与剖析禅理。鄙人于内典

之书，无所窥见，故凡近此者不录。

诂经之语，论性之文，以及关于朝廷经制者，非详参诸说，不能得其根要。猝取读之，使人意烦。今凡遇此种者不录。

是编多先与书，后答书。或值易代之际，及名辈先后之稍悬，亦有与书在后，答书在前者。此为变例。

是编于通书本末内有事实可考者，于题下作小引一首，无者阙之。

是编起自周秦，至明末而止。

历代名人书札卷一

周·秦

乐毅报燕惠王书	(1)
范雎献秦昭王书	(2)
鲁仲连遗燕将书	(3)
陈余遗章邯书	(4)

汉

韩王信报柴将军书	(4)
薄昭与淮南厉王书	(5)
枚乘奏吴王书	(6)
枚乘上书重谏吴王	(7)
司马迁报任安书	(8)
李陵答苏武书	(11)
杨恽报孙会宗书	(13)
王生遗盖宽饶书	(14)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	(14)
朱浮与彭宠书	(16)
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16)
冯衍奏记邓禹	(17)
崔骃与窦宪书	(18)
李固与黄琼书	(19)
魏武帝与王芬书	(19)
孔融论盛孝章书	(20)
阮瑀为曹公与孙权书	(21)
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	(22)



三 国

魏文帝与吴质书	(23)
曹植与杨德祖书	(24)
曹植与吴季重书	(25)
吴质答魏太子笺	(26)
吴质在元城与魏太子笺	(26)
吴质答东阿王书	(27)
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	(28)
应璩与从弟君苗君胄书	(28)
杨修答临淄侯书	(29)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30)
孙楚为石苞与孙皓书	(32)
赵至与嵇茂齐书	(33)
阮籍奏记诣蒋公	(34)

晋

陆云答车茂安书	(35)
卢谌赠刘琨书	(36)
刘琨答卢谌书	(36)
王羲之遗殷浩书	(37)
王羲之与会稽王笺	(38)
陶潜与子俨等书	(39)

南北朝

邱迟与陈伯之书	(39)
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	(40)
沈约答乐蔼书	(41)
沈约报王筠书	(41)
任昉与沈约书	(42)
任昉到大司马记室笺	(42)
任昉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	(42)
江淹狱中上建平王书	(43)
江淹与交友论隐书	(44)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	(44)
昭明太子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启	(45)
王僧孺与何炯书	(46)



梁简文帝答湘东王和受试诗启	(48)
吴均与朱元思书	(49)
徐陵为贞阳侯重答王太尉书	(49)
陈后主与詹事江总书	(50)
刘峻与宋玉山元思书	(50)
刘潜北使还与永丰侯书	(51)
唐	
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	(51)
薛收上秦王书	(53)
蒋俨责田游岩书	(53)
卢照邻寄裴舍人遗衣药直书	(53)
王勃与契苾将军书	(54)
王勃为人与蜀城父老书	(54)
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	(56)
张说吊陈司马书	(56)
张说与褚先生书	(57)
李峤上高长史述和诗启	(57)
张九龄上姚令公书	(58)
韦述答萧十书	(59)
李白与韩荆州书	(59)
萧颖士为南阳尉六舅上邓州赵王笺	(60)
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	(61)
吴保安与郭仲翔书	(61)
郭仲翔与吴保安书	(62)
于邵与李尚书书	(62)
于邵与杨员外书	(63)
崔造与权德舆书	(63)
李舟与齐相国书	(64)
韦皋上皇太子笺	(64)
林蕴上安邑李相公安边书	(65)
权德舆贺崔相国书	(66)
陆长源上宰相书	(67)
卢坦与李渤拾遗书	(68)
刘禹锡与柳子厚书	(69)



刘禹锡谢门下武相公启	(69)
吕温代辛将军与普润刘尚书书	(70)
韩愈上宰相书	(71)
韩愈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72)
韩愈与鄂州柳中丞书	(73)
韩愈又与鄂州柳中丞书	(74)
韩愈与崔群书	(75)
韩愈答陈商书	(76)
韩愈答崔立之书	(76)
韩愈答窦秀才书	(78)
韩愈答李翊书	(78)
韩愈与孟东野书	(79)
韩愈上张仆射书	(80)
韩愈与陈给事书	(81)
韩愈答刘正夫书	(81)
韩愈与汝州卢郎中论荐候喜状	(82)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83)
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	(84)
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	(86)
柳宗元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	(87)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87)
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88)
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89)
柳宗元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	(90)
李翱答皇甫湜书	(91)
李翱答独孤舍人书	(92)
李翱答王载言书	(93)
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	(95)
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	(97)
白居易与元微之书	(97)
白居易与刘苏州书	(99)
张籍上韩昌黎第二书	(99)
符载与刘评事伯刍书	(100)
符载寄赠于尚书书	(100)

李德裕与姚諲议部书	(101)
刘岩夫与段校理书	(101)
杜牧投知己书	(102)
杜牧答庄充书	(103)
杜牧上李中丞书	(104)
杜牧与人论谏书	(104)
刘蜕谕江陵耆老书	(105)
孙樵寓汴观察判官书	(106)
孙樵与王霖秀才书	(106)
顾云代人上路相公启	(107)

历代名人书札卷二

五代

李袭吉为晋王贻梁祖书	(108)
李愚劝韩建讨贼书	(109)
徐铉复方讷书	(110)
徐铉答林正字书	(110)

宋

张咏答王观察书	(111)
穆修答乔适书	(112)
晏殊答枢密范给事书	(113)
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	(114)
欧阳修上范司谏书	(115)
欧阳修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	(116)
欧阳修与刁景纯学士书	(117)
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	(118)
欧阳修与尹师鲁书	(118)
苏舜钦答韩持国书	(120)
蔡襄答赵内翰书	(121)
司马光答刘濬书	(122)
司马光与王介甫书	(123)
王安石答韶州张殿丞书	(127)
王安石上田正言书	(128)
王安石上凌屯田书	(129)

王安石上郎侍郎书	(129)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130)
王安石与参政王禹玉书	(130)
王安石与马运判书	(131)
王安石与祖择之书	(131)
曾巩上杜相公书	(132)
曾巩福州上执政书	(133)
曾巩与孙司封书	(135)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	(136)
苏洵上富相公书	(137)
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139)
苏洵上韩昭文论山陵书	(140)
刘攽与王介甫书	(142)
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	(143)
苏轼与章子厚书	(144)
苏轼与李方叔书	(145)
苏轼上梅直讲书	(146)
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	(146)
苏轼上韩太尉书	(147)
苏轼答张文潜书	(148)
苏轼答黄鲁直书	(149)
苏轼答秦太虚书	(149)
苏轼答李端叔书	(150)
黄庭坚上东坡先生书	(151)
黄庭坚答李几仲	(152)
苏辙上洪州孔大夫论徐常侍坟书	(152)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153)
苏辙答黄庭坚书	(154)
吴孝宗与张江东论事书	(154)
张耒答李推官书	(155)
鲍钦止答李景夏书	(156)
周行己谢祭酒司业书	(157)
陆游上执政书	(158)
陆游上辛给事书	(158)

历代名人书札

目
录

陆游答刘主簿书	(159)
陆游答王樵秀才书	(160)
朱熹与留丞相书	(161)
王炎上葛枢密书	(162)
金	
元好问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	(164)
元好问答聰上人书	(165)
王若虚答张仲杰书	(166)
元	
许衡答耶律惟重书	(166)
虞集答刘桂隐书	(167)
刘因上宰相书	(168)
卢摯与姚江村先生书	(169)
吴激答董中丞书	(169)
明	
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	(171)
徐一夔与王待制书	(173)
方孝孺与苏先生书	(174)
方孝孺答许廷慎书	(176)
王守仁答毛宪副书	(177)
王守仁答友人书	(177)
王守仁与黄宗贤书	(178)
王叔英与方正学书	(178)
唐顺之答李中溪御史书	(179)



【历代名人书札卷一】

周 秦

乐毅报燕惠王书

初燕为齐灭，燕昭王以毅为将，大破齐，下七十余城，惟莒、即墨未下。及昭王薨，惠王立，信左右之言，谓毅齐敌自重，使骑劫代之。投亡奔赵。齐田单大败燕兵，齐地尽复。惠王大悔，又恐赵乘其败图之，乃使人数毅之罪，且谢之。毅以书报。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予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曰：“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以为然，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返命，起兵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返乎历室。蓟邱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慊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

是以受命不辞。

臣闻圣贤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后世。

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鵩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惟君王之留意焉。

范雎献秦昭王书

雎得罪于魏，秦王稽使魏，私载之以归，荐之昭王。王未及用，雎上此书，秦卒以雎为相，封为应侯。

臣闻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

语曰：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断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而腰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哉！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独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于王邪？且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藜、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

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良医知病人之死生，而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舜、禹复生，弗能改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贱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愿得少赐游观之间，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



鲁仲连遗燕将书

燕伐齐，攻聊城拔之。或谮之燕王，燕将保聊城不敢归。齐攻之不下，鲁仲连遗以书。燕将得之，泣三日，遂自杀。齐因拔聊城。

吾闻之，智者不背时而弃利。勇士不却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败名灭，后世无称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故智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今死生荣辱、贵贱尊卑，此时不再至，愿公详计，而无与俗同。

且楚攻齐之南阳，魏攻平陆，而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小，不如得济北之利大，故定计审处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东面。衡秦之势成，楚国之形危。齐弃南阳、断右壤、定济北，计犹且为之也。且夫齐之必决于聊城，公勿再计。今楚、魏交退于齐，而燕救不至。以全齐之兵，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敝，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

且燕国大乱，君臣失计，上下迷惑。果腹以十万之众，五折于外；以万乘之国，被围于赵。壤削主困，为天下僇笑。国敝而祸多，民无所归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拒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无返北之心，是孙膑之兵也，能见于天下。

虽然，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车甲全而归燕，燕王必喜。身全而归于国，士民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功业可明。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矮国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东游于齐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卫，世世称孤，与齐久存，又一计也。此两计者，显名厚实也，愿公详计而审处一焉。

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钩，篡也。遭公子纠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乡里不通。向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返于齐，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于诸侯。故兼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曹子为鲁将，三战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计不反顾，议不还踵，刎颈而死，则亦

名不免为败军擒将矣。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与鲁君计。桓公朝天下，会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支桓公之心于坛坫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加吴、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后，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怨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恚之节，定累世之功，是以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弊也。愿公择一而行之。

陈余遗章邯书

邯为秦将，将兵救赵，为项羽所败。二世使人让邯。邯使人入请事，不得见。归言赵高用事，劝邯自为计。邯恐，时余为赵将，以书遗之，邯遂降。

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记，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

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诛，无功亦诛。

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斧质，妻子为戮乎！

汉

韩王信报柴将军书

匈奴围马邑，信叛，与连兵，因引匈奴兵入居参合。将军柴武遗信书，劝使自归，信不从，后兵败被杀。



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为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今仆有三罪于陛下，而欲求活于世，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

薄昭与淮南厉王书

厉王，高帝子，就封淮南。文帝时来朝，以私怨杀辟阳侯审食其。帝赦其罪。及归国，屡为不法。帝令昭以书责之。主不听，复谋反。事觉，废，徙蜀。道死。

窃闻大王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贞信多断。是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称天资。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大王以未尝与皇帝相见，求入朝见。未毕昆弟之欢，而杀列侯，以自为名。皇帝不使吏与其间，赦大王，甚厚。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丽许大王，甚厚。大王欲属国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许，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贡职，以称皇帝之厚德，今乃轻言恣行，以负谤于天下，甚非计也。

夫大王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风雨、赴矢石，野战攻城，身被创痍，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艰难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养牺牲，丰洁粢盛，奉祭祀，以无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属国为布衣，甚过。且夫贪让国土之名，轻废先帝之业，不可以言孝。父为之基而不能守，不贤。不求守长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后父，不义。数逆天子之令，不顺。言节行以高兄，无礼。幸臣有罪，大者立断，小者肉刑，不仁。贵布衣一剑之任，贱王侯之位，不智。不好学问大道，触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弃南面之位，奋诸愤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见，高皇帝之神，必不庙食于大王之手，明矣。

昔者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齐桓杀其弟以返国。秦始皇杀两弟、迁其母以安秦。顷王亡代，高帝夺之国以便事。济北举兵，皇帝诛之